

藤蔓多情缠古树

图/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 曾毓慧



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内，古树与海南藤芋结合成独特景观。



参天古树各不同

似乎每一个古老村庄的村口，都会屹立着一两株古树。它们枝繁叶茂，为摇着蒲扇话家常的村民们撑起阴凉，也在百年以续中见证着一代代人生命的轮回。与热热闹闹的村口老树不同，热带雨林里的古树只是自顾自地生长着，肆意地往上开枝散叶，从不理会人间的悲欢聚散。

步入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，左侧一株苍劲雄伟的高山榕跃入眼帘。开放生长的特性，让这株榕树撑起浓密的枝桠，从树枝上垂挂而下的“气根”多达数十根，落地后又成为“支柱根”，衍生成另外三株粗壮的大树。就这样，柱根相连，柱枝相托，枝叶扩展，底部最为粗壮的树干甚至需要三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环抱。

可若与临近百花岭望天阁景观旁的“神树”相比，这棵高山榕只能说是“小巫见大巫”。

站在树荫下抬头仰望，这棵被当地人称为“神树”的古树可谓遮天蔽日，青枝绿叶聚生树顶，枝蔓间附生出50多种植物，恰似一座郁郁葱葱的“空中花园”。更让人惊叹的是，长达数百米的大型藤本植物过江龙，如同巨蟒般蜿蜒而来，一条条“黄金索”也不甘示弱地从空中垂下，最粗的几乎可抵成年人的小臂。

据海南植物专家黄青良介绍，这些“黄金索”学名叫海南藤芋，以气生根攀援，在海南中部各林区较为常见，但长得这么壮观的倒也少见。略显遗憾的是，这棵“神树”枝叶太高，种类繁多的附生植物又将其枝干遮掩得严严实实，让人一时难以辨别具体种类。

有些树凭借着一己之力独木成林，也有些树与同伴相依相偎，共沐风雨。步行至半山腰处的百花岭瀑布，两株伟岸挺拔且外形几乎一致的海南省木傲然屹立于石缝间，高大粗壮、树皮黝黑的那株被当地人喻为“丈夫”，另外一株枝干略细且树皮稍白的则被喻为“妻子”，由此组成景区颇具人气的“夫妻树”。

与“夫妻俩”比邻而居的，是一株树干胸径约1米开外的秋枫。只见这株秋枫交错盘缠的树根似虬龙蟠地，牢牢抓住底下几乎已悬空的一大块岩壁，赛过底下不断冲刷的潺潺流水，也赛过数百年的光阴，从而生出一簇簇新鲜的嫩枝。



藤蔓缠绕成奇观

雨林中的古老树种有的直耸入云，有的倾斜向上，将它们一一关联的，是一条条盘根交错的藤蔓。当阳光从树梢倾泻，摇曳生姿的藤本植物便从幽暗的背景中跳了出来。

百花岭里最为常见的藤蔓之一，当属扁担藤。这种植物依靠卷须攀附于大树或山石，先是委曲求全寄人篱下，而后厚积薄发，迅速扩展生存空间，或搂树抱石，或左缠右绕，或凌空斜飞，或贴地直窜，或迂折结环，或编结成图，巧妙地将大多数枝叶布局于乔木林冠、山石之巅等人们不易察觉且阳光雨露充沛之处，可谓“机关算尽”。

扁担藤之所以得名，只因其藤茎扁宽，形如扁担。作为热带雨林中为数不多具有老茎开花、老茎结果现象的藤本植物之一，扁担藤开花后会结出一串串葡萄般的果实，成熟时汁多微甜，当地人会用这种野果来酿酒。而将扁担藤茎切断，又有甜美可口的汁液流出，称其浑身是宝，实不为过。

攀附、盘卧、爬行、缠绕……形态各异的藤蔓看似胡生乱长，却又秩序井然。与蛮横强壮的扁担藤相比，遍布百花岭中的蜈蚣藤看起来似乎要显得柔软得多。蜈蚣藤，顾名思义形似蜈蚣，是一种多分枝、攀爬或匍匐的藤本植物。它在大树的枝干上划地为营，将自己柔软而发达的根系深扎于树皮裂隙间巧取豪夺，又像人的手钩住旁边的树，从而越攀越远得以繁衍生息。

相较于霸气的蜈蚣藤，榼藤的学名不算起眼，真正为人熟知的其实是它的众多别名：过江龙、眼镜豆、牛眼睛，这是取其外形命名；大血藤、扭骨风，这是取其药用价值命名。作为一种常绿、木质大藤本植物，榼藤最大的特征在于其结下的如盘龙般弯曲的巨大豆荚，长达1米，宽8厘米—12厘米，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豆科植物之一。

据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调查发现，百花岭植被覆盖丰富多样，藤本植物种类繁多，从低海拔至中海拔依次分布着扁担藤、三叶崖爬藤、腰骨藤、多花山猪菜、荃花崖爬藤、海南藤芋、麒麟叶、蜈蚣藤、山柑子、帘子藤等众多藤本植物。它们或圆粗如巨蟒，或纤细如丝线，腾空飞挂于大树之间，无所不在地显示着它们“魔高一丈”的生存本领，也将雨林装扮得愈发动人。



藤本植物过江龙。



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内的古榕树。



藤本植物多花山猪菜。